

訣

美

幼繪

佩：

暮色在幽暗中逝去，彩霞曾在山頭停駐。就是這樣的黃昏，我欲握住延伸向遠處的身影，卻感覺一種冷清的寂寥，從掌心升起。

有雨，好軟，透過雨滴，我什麼都看不清楚。這一種迷濛，我記得，曾經有兩個人都愛好這一片孤寂，只有這時的交會能讓我們更近，這是你曾說的。

我不是有意忘却你說過的話，也不是我潛意識的否定，但在今夕，一切又再度浮現，赤裸裸地，冷酷得不留一絲餘地。你我都不曾被輕視，但或許交往本來就是這麼單純，無乃個人的心態變遷，使得一切複雜化，多面化，使男女之間的鴻溝再度地加深。記得嗎？有一種開始，就有一種結束，一種日子代表一種成長。有呼吸的氣息，有心跳的聲音，自己凝望著自己的表演，聆聽自己的耳語。而如此的歷程，有人說該靠緣份，有人說該靠手腕。無論那一種應該，總有不同的相互激盪。喜悅與傷害，是一種混合的情緒狀態。不論現在，也不談未來，過去的便是一串又一串令人難解的迷惑又似乎是遊戲的真實；不是偶然也不是必然，

一切都在不知不覺中離去、歸來。彷彿你我從不曾擁有或佔據，但至少也曾在兩人的舞台上留下永不落幕的場景，我沒有權利也不願奢望。我不會不甘心，我不會再哭，只因為我有過這一段日子。

我所珍視的不是結果，而是在我努力、我沈醉、我憂鬱、我喜悅的那段歲月，我或許無知，我或許時常犯錯，但是我畢竟是個長大的人，我會了解，我會嘗試，我會做任何事，就是如此，透過這交會，你我的世界更璀璨。

寒風把孤星吹得閃爍，我平靜地想著一些不平靜的事，由於我們理智的執著，我們未來會更幸福。我會記得，我會懷念，我會祝福。走在冷冷的長路，失去的不只是一隻溫暖的手，這與其說是一個終點，我寧願說是一個起點，把自己懸宕的流浪，託付給未知的將來。

今夜，我走了，踩遍每寸泥土走了，同一個星夜下，你將擁有一個永恆的祝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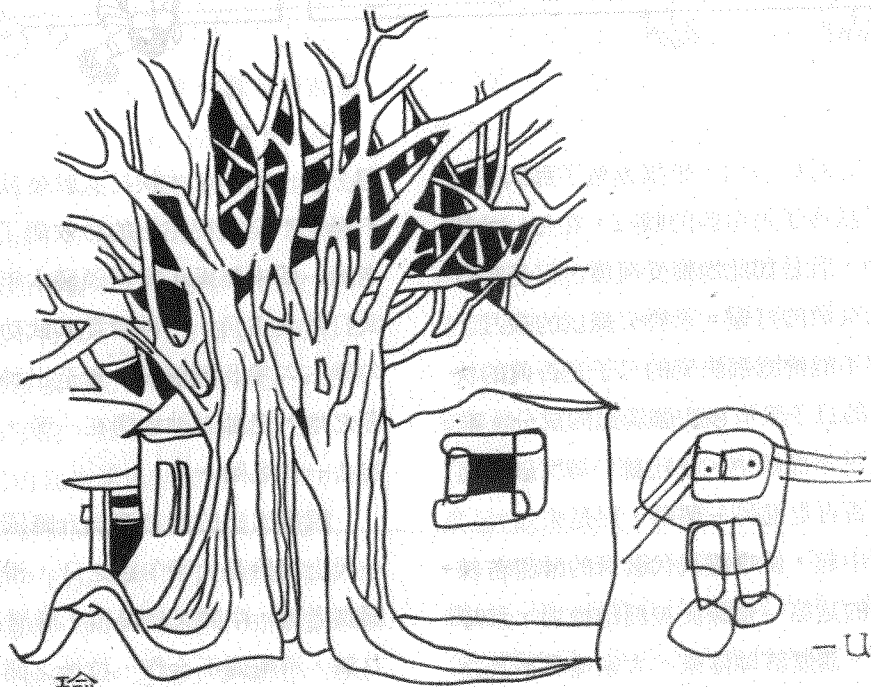
祝

好

繪

于翠廬

另一種鄉愁



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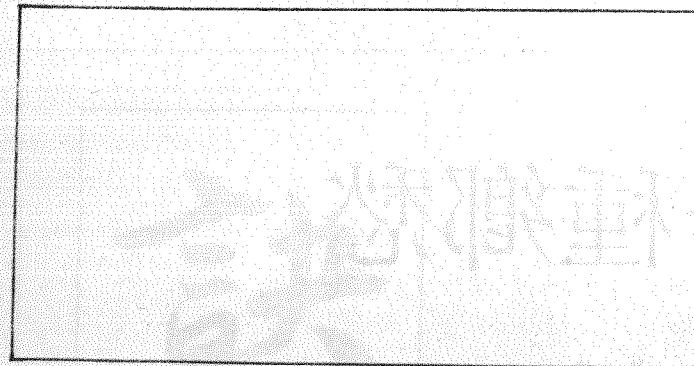
不會失去，便不知擁有的可貴，人彷彿永遠在仇恨中追悔過去的美好……

歌聲、笑聲、嘈雜地交織成一片，燈光朦朧地照著，恍惚中這一切竟是熟悉又是陌生，人影逐漸晃動，逐漸往後消褪，褪得好模糊，好陌生，我不是醉，只是想重返以前……

離開以前好久了，我知道的，自己並沒有變，變的只是那份情感，曾是那麼倔強，只是想埋藏過去，否定一切，誰知它竟在心中如此地澎湃激昂，一刻也不饒地牽扯著我的心。不

敢回首，豈只是為了遺忘，那其中有太多的無奈，是欣喜，是煩鬱，也是成長的苦澀。離開愈久，思念愈深，而那份錐心的牽絆也就刺得愈疼了。多久了，這種在人群中孤獨的感覺竟如此地突兀，每一不注意，他便那麼不經心地扯動，扯動每一根思念的絃，我知道的，在投入現有的生活中，過去便會逐漸消褪，但畢竟那是曾經擁有的日子，淡忘又談何容易。

那不是一段空白的日子，每一頁都是成長的足跡，每一篇都是思念的痕。順著足跡，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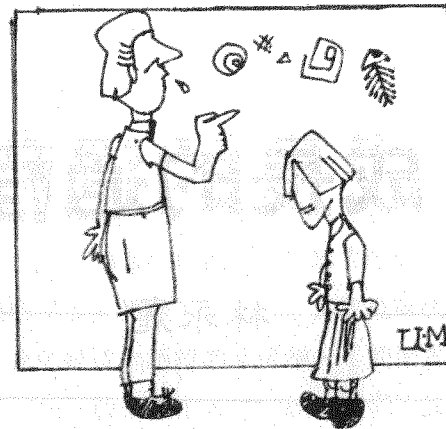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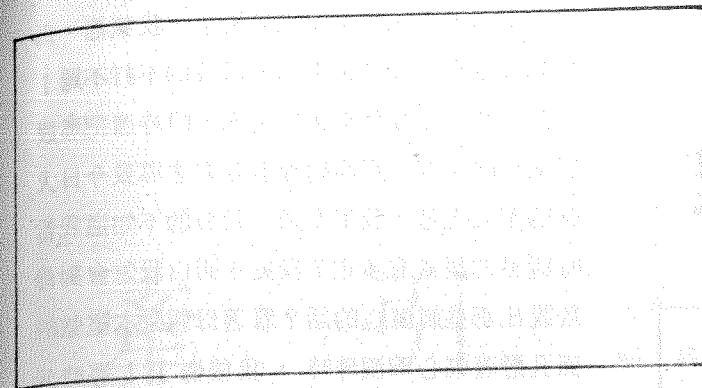


去的一切依是那麼鮮明，是誰點亮了那閃亮的日子，是誰扶穩了那歪斜的脚印，在每一寸褪去的光陰中，我是如此地備受呵護，又是如此沉痛地接受失敗的打擊。矛盾交織成的歲月，至今我依然不能辨認那快樂的日子是否真的快樂，而煩鬱的日子又有多少強說愁的成分。唯一肯定的是三年歷練中，我吐絲自縛又破繭而出，而今是否再走進另一個繭，更是未知。

打自國中起，便嚐盡現代教育的酸甜苦辣。記憶猶深的是第一堂課便被罰跑操場，那時學校燒垃圾，濃煙陣陣傳來，大家掩鼻不及之時，猛地冒出一句「好香哦！」，一陣哄堂大笑之後，部分同學起身關門窗，不料老師龍顏大怒，一狀告到導師那兒，那一頓跑便免不了。爾後的日子，幾乎是披星戴月，從不知何謂寒暑假，老師整人法日日翻新，打罵半蹲，跑操場青蛙跳，跪司令台，反覆背書，弄得我們哭笑不得。我不是百依百順的「好」學生，天天被壓得神經緊張不如耍點花招，幾位「小組長」階級的利用職權，互報試題（有時是小組長出題，或老師拿試題給小組長），考差時暗藏考卷或虛報分數，以後再按次分期付款償

還分數。三年來，挨打次數幾減至班上最低，不過也不全是要花招的功效罷了。畢業後，贈老師一匹木雕馬，宣稱頒發本年度金馬獎最佳武打片女主角，一再讚賞其武功了得，尤其左勾拳右勾拳及連環腳，實至出神入化，爐火純青之地，老師訕訕地楞在一旁，僅報以苦笑，唉！一代名師。

糗事出盡的是被選為升降國旗的旗手，第一天上場恰是大雨乍歇之日，滑輪不靈光加上國旗老舊，中間又經屋頂，層層關卡，我使盡力氣，滑輪偏不合作，拉扯之間國旗終於上升了，下得台來心中不免得意，不料校長吹鬍子瞪眼睛的說要記我大過，我一驚戴起眼鏡往仔細端詳，乖乖，怎麼一面旗分為兩半隨風飄盪。不記得事是怎麼擺平的，反正第二天換面旗也就升了上去，但學校再也沒有找我升旗了。動員月會時忘了背國父遺囑，偏又嗓門特別大，一開始還好，後來忘了，只好胡謔著愈說愈小，我臉都平了，底下却忍著氣笑，哼！真是毫無同情心。校規規定的也奇，不准無事上三樓，只怕「落花猶是墜樓人」，不准搬動課桌椅，不准隨便敲鐘，他不提還好，一提我便



有事幹了，書唸煩了上樓吹吹風，課桌椅搬進搬出的夏天吹風冬天曬日，走到鐘樓下總不忘敲他幾聲。花是不能摘的，採花賊名聲也不好聽，怎奈古有名訓「好花堪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」，偶而也會來上一兩招，但後來和花匠混熟了，便不再做了，一方面心有虧欠，另一方面花匠常教我時花也常剪花送我。我不是遊戲人間混日子的，日子可以規規矩矩，卻不可太呆板，偶而為生活添點樂趣，做些出軌小事還可，真正要狠觸法，膽子還不夠吔！

想想也可笑，已是高中生了，總還喜歡出點鬼主意玩玩鬧鬧，學校不知是不知情還是包容慣了說笑間也就過了。芝麻小事如此，犯了大錯也一手擔待下來。畢業旅行時足足遲到了三十分鐘，十三輛車已有十二輛先走，班上那輛守在中正紀念堂外苦候，一上車導師，訓導主任、訓育組長劈頭便罵，心想完了，「破壞團體行動」大帽子一扣，可永無翻身之日。回到學校，校長說她不管，訓導主任摸到教室教我寫自請處分書，主任教官擺了張臉說考慮考慮，處分一出，依「遲到條例」罰勤讀。唉！高三鬧的事太多了，臨到畢業了又被叫回去臭罵一頓，只因我在畢業典禮後修了頭髮，還記得那個慘淡的日子，六月二十一，畢業後的第

一個星期一，原以為這輩子再也不回去了，誰知道……唉！是緣？是劫？

當初狠心地說不回去，原是鐵了心的。但牽掛的依是那段亦師亦友的情誼。高一時陪老師聊天，總到七、八點才踏月而歸，那時唯恐老師「走失」，總親自送她坐車；高二的導師，又是一家子親，高三導師更寵的沒話說。一切是緣，怎能輕言別離。「無法忘却那傷痕的存在，於是，用溫熱的淚液，你將昔日層層包裹起來，那傷痕却在你的懷中日益晶瑩光耀，每一轉側，都來觸到痛處。」半年了，總習慣塵封一切，但積久了卻壓得更痛，每一回首，我試問自己，怎忍讓過去化為空白。蚌用淚液裹住傷痕，將那小砂化為珍珠的晶瑩光耀，為何我們卻不能呢？「人生到處知何似，恰似飛鴻踏雪泥，泥上偶而留指爪，鴻飛那復計東西」當一切逝去之時，我們所擁有的，除了那小小的足跡，又有什麼？一串足跡一段歲月，足跡歲月啊！正是人生。

今夜，依是歡樂的一夜，憶起從前並非忽視今日，每人都有一段歷史，回憶不會使人老化，他豐富了今日，也使我们更珍惜今日。當思念的絃輕輕唱起時，是非成敗已不重要了，只因我們曾經走過，那份情感也就特別濃厚。這不是悲歡，只是另一種鄉愁。